

對土地與人文的想像

——2006澎湖地景藝術節

文/蕭瓊瑞（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） 圖/澎湖縣政府文化局提供

澎湖國際地景藝術節，開始於2001年，首屆的辦理，基於承辦人員經驗的不足，乃採外包的方式，交由民間的策展公司統籌。

由「環境」出發的藝術策劃，在台灣已非鮮例，比如1991年的「貢寮雕塑實驗創作之旅」、1995年的「風起雲湧——淡水河環境藝術」等，然而直接以「地景」為訴求的藝術策劃，澎湖國際地景藝術節，仍屬首例。同時，也由於澎湖特殊的地形景觀，讓每一個初聞其名的人，都充滿期待與想像。

關於「地景」，即所謂的「Earth Art」或「Land Art」，在西方興起的源由、概念，許多書籍、網站，都可以找到相關的介紹，對西方世界知名的地景藝術家克里斯多(Christo)許多知名的作品，包括2005年初春在紐約中央公園的「門」，以數千座的門框，懸掛橘紅的布幔，在人行步道上，布幔飛揚，為枯樹成林、寒冬剛盡的中央公園，帶來初春的喜悅，更令人心動、驚艷。



●安東尼·倫斯曼〈鬼帆〉



●李俊明〈潮來·潮往〉

然而回到澎湖地景藝術節，想像和實際之間，顯然就會產生相當的落差。比較而言，首屆的國際澎湖地景藝術節，應是最接近一般專業人士概念中的「地景藝術」。策展單位選擇澎湖二崁的大草原，邀請國內知名的當代藝術工作者，搭配幾位國外邀請來的藝術家，在這個廣闊的草原上，進行各種可能形式的創作。這些藝術家中，有的是本地出身的藝術家，有的不是，創作思維切入的面向，和傳達出來的情感，也就有所不同。

且不論作品內涵和形式的評價，首屆澎湖地景藝術節的結果是：沒有多少縣民或觀眾，能真正親臨現場去觀賞這些作品，即使親臨現場，也很難對這些散佈廣闊的作品，一一搜尋、觀賞。這種結果，本來就在策展單位的預估之中，因此也就有所謂「文件展」的搭配展出。

不過，就一個地方政府而言，任何活動必須面對民意的檢視，一個縣民無法或因難參與的活動方式，顯然就無法獲得經費的持續支援。

也就是基於這樣的考量，第二屆起的舉辦，就重新考量民眾參與的需求，而將地點移回較為市區的各個綠地空間，這種作法，也自然引發到底是「地景」藝術，或「環境」藝術，乃至「裝置」藝術的質疑。

其實論及澎湖的地景，任誰也會想起澎湖天成的海邊玄武岩，首展地景藝術節用來作為封面的，就是澎湖先民，數百年來，在海邊搭築而成的美麗的七美雙心石滬。然而，做為一個要讓民眾參與的地方藝術節，如果將活動舉辦在海邊，將作品安置在岩岸，民眾參觀時的安危，將如何取得管控與保障？

因此，所謂的地景藝術，其西方源起的背景和性質，移植到另一種時空條件中，要依其所謂「真正的」、「原始的」意念來實踐，是既不可能，也不必要。

澎湖地景藝術，自2001年首辦，迄今也進入第六年的第五屆，原因是2003年，曾因Sars疫情，停辦一年。

這些年來，澎湖縣政府文化局逐漸在實踐的過程中，尋找到一些必須修正，也可以有所累積延續的實貴經驗。

除了作為官辦性質，有諸多必須考量的安全因素，經費的局限，也是一個難以克服的問題。在這幾年舉辦的地方藝術節中，澎湖地景藝術節所花費的經費，始終是最少的一個縣市。



●曾俊豪〈天堂〉

然而，六屆辦理下來，文化局本身已經累積出一批足以自我操作策展的團隊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也吸引了一批投件參與的藝術家，以2006年的收件件數而言，超過六十件，分別來自台灣、日本、美國、法國、義大利等地的藝術家。

而這些藝術家的作品，也為澎湖的「地景藝術」累積出多元、豐富的創發思考，也是一種從土地和人文出發的想像與形塑。

早先的幾屆，藝術家的作品大多集中在澎湖冬天特別的「風」或夏天的「熱」的表現上，當然也有一些從「島」或「海」的命運和生活記憶切入的，但這兩年的作品，則開始拓展到一些比較抽象的歷史人文的理解與思考，也嘗試去擷取一些視覺上突出的生態或生物意象。

以2006年的入選作品為例：來自美國的安東尼·倫斯曼(Anthony Luensman)的〈鬼帆〉，是作者在未曾到過澎湖的情形下，透過網路資訊的搜尋，瞭解到澎湖海域，尤其是黑水溝附近，是全世界海難事件最多的地區之一。因此，他以透明的珠子，串成一些船帆的形狀，這些珠子在風和陽光的吹動、照射下，晃動、閃耀，就像那暴風雨中的「雨滴」，也如游移未定、聚散無常的鬼魅，藉此來歌讚人與自然抗爭的偉大精神，也紀念因此受難的航海英雄。只是經費的限制，使安東尼的作品，形制上小了一些，視覺的震撼也就有所不足。

年輕的科技藝術家楊春森，他的作品是今年相當別緻的一件，但也被許多粗心的觀眾忽略。熟悉燈光與電子科技的楊春森，利用一座座的空傘架，結合透明的釣線，結構出一些類如海底生物的形體，懸掛在樹上，取名為〈漂〉的這件作品，會在夜晚發出亮光，對澎湖生態中的生命，有所反思、悼念。楊春森類似的手法與作品，也曾在畫廊的室內空間中展示過，但放到澎湖這樣一個大環境中，顯然產生了更深刻的意念與更大的感動力。

已經多次參加且多次入選的曾俊豪，今年提出以玻璃材質塑造的〈天堂〉乙作。他試圖結合天堂鳥的造型與海中水草盪漾的意象，呈現出生物與海洋的關係，也會在夜間發亮的這件作品，佈置在一個斜坡的草地之上，有強烈的視覺美感效果。

和曾俊豪作品緊緊相連的，是吳芳義的〈雲上原——64種情慾的體現〉。他運用塑膠媒材編織的方式，將64顆透明的正圓半球體，以幾何的方式排列成正方形的點狀分佈，球

體表面各繫以藍白或紅綠色系的塑膠綁繩，有如一種神秘的方陣，引發人對自我和大地間的一種想像。吳芳義的創作意念或許還有引自印度佛教《愛經》中的一些神秘教義，但就作品而言，重點還在形式展現的儀式暗示。

簡俊成也已經是二度入選澎湖地景藝術節，今年他提的一件較具雕塑意味的作品〈相關〉，是藉由兩個人形，共捧一盆植物；以麻繩纖維塑成的人形，彎腰相對，傳達了澎湖居民一種敬天畏地、虔誠踏實的精神。

身為澎湖半子的李俊明，也是二度入選，作品〈潮來·潮往〉，以觀光客最喜歡又最容易隨手丟棄的飲料杯子與吸管，排列成一種高高低低的形式，杯子的半截沈入地底，隱喻觀光人潮的來來、往往，大地任由人們的吸吮，又始終無聲的包容。

日籍藝術家鈴木貴彥的〈透明旗計劃〉，也有社會針砭的意涵，他採取台灣社會最喜歡到處懸掛的羅馬旗，然後以透明的塑膠布為主，去除了內容與喧鬧。

完全在地的高仲郁，本身不是專業藝術家，但作品也是二度入選。今年他提供的〈好運到〉，是將草地當成球檯，以澎湖特殊的硧咕石排成又像石灘、又像撞球檯的角落袋口，幾顆巨大的色球擺在草地上，邀請觀眾去推撞，期待一個漂亮的「Chance」，讓澎湖好運到而得分。從澎湖在地人出發的觀點，的確有所不同。

舉辦了五屆的澎湖地景藝術節，也累積藝術家對澎湖地景、人文的不同思考，我們期待這個具有地方特色、又有人文深度的藝術活動，能堅持下去，克服萬難，持續辦理，未來應能成為地方文化活動中，最具人文思維累積的成功案例。

●吳芳義〈雲上原——64種情慾的體現〉

